



中秋辞

方竹

转眼之间,就是中秋在即。时间飞逝,过了中秋,又便是年了。

时间,不是一个“快”字了得。那是真正的快,快得措手不及!

昨天整理鞋架,发现凉鞋摆上鞋架,一次都没穿过,又要从架子上卸下来了。原因就是,我除了上班,还没有出去玩过一次。整天就是,上班是皮鞋,下班是拖鞋,一个夏天都没有出去外面一次,就是秋天了。

生命的一年又一年,一转眼就会白发苍苍,步履蹒跚。

忽然听见,窗外有一只鸟,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忽然之间听起来,真的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因为这一只鸟,是春天里最常听到的一种鸟。却在中秋来临之际,声声慢,声声唤,这一只鸟,也在尽力让飞逝的时光再倒流。

这世上,有一种执着的爱就是:再精美的呼喊都不能将上一秒钟轻轻拉回来。一只鸟不能妥协,我也不想妥协,谁也不想妥协。但是最终我们都会败在时间里。

于是,为了年轻,为了青春永驻,我们用无数的化妆品掩盖自己的苍老,用最鲜艳夺目的红,涂抹苍白。

我们看到人群中,行走的“明星”,也会白发鬓鬓,老态龙钟。谁都会老,谁都在年复一年地老去。但是,一年四季还在,天南地北还在,那只呼唤春天的鸟还在,它的寻寻觅觅的初衷还在。

我们见面时,不会说,你过得好

吗?而是几年不见,你变得我不认识了!

有一种老,也老得让人措手不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隔了一个中秋,母亲花白的头发,全白了!稍微有点背驼的父亲,看起来也矮了很多,他们的背,也在慢慢地缩。只要再老了一点,真的就是一个小老头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光鲜亮丽的,水嫩嫩的!时光真的会风干我们的青春年华,只留老去的皱纹与暗淡无光的眼神。

在这样的秋天,我们会想起很多人,故人,前人,知己,朋友,每一个角色都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着自己喜欢的点点滴滴。

譬如中秋,我们一如既往地买月饼送月饼,年年买,年年过,又年年在感叹:这样的月饼不好吃!嘿嘿,过往经年,尘烟累月,都经不起白驹过隙这四个字的推敲。时光一滑,如水年华,就“覆水”难收,连过去的味道都是这样。

秋天,依旧是马不停蹄,依旧是人来人往,月饼的花样也依旧层出不穷,但是一样月饼有从前过中秋的味道。一个粗陋的月饼,却有那么多的欢乐与甜蜜。

真的,从前两块五的月饼,吃起来也好香啊!一人一份,甘之如飴。

两块月饼香,成了我们过秋天的一种特有的怀念。



刘佑祥

除了过年,儿时的我最盼望的重要节日还有两个。一个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一个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因为那时候无论农活多忙、日子多穷,一般家庭这两个节都是要过的。

至于盼望过节的理由,就是吃肉吃。

父亲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被下放到了农村。我有兄弟姐妹五人,我行五。为了将我们带大成人,父母只有整日劳作。那时我们家真的是穷,我依稀记得,除了过年,只有端午节和中秋节,全家才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猪肉。那时的猪肉很便宜,带大肥膘的一等肉,只要七毛六分钱一斤。工人买肉需要肉票,农民不供应肉票,只是等家里交给食品站一头肥猪后,才可以奖励几斤肉票。因为只喂糠麸和猪菜熟食,猪长得极慢,一般要到一年才能长到一百三十斤左右,达到食品站收购的标准。交猪换回的钱,是我们家最主要的收入。

记得儿时每年到了中秋节,无论多难,父母亲总要买回一点肉,多的二三斤,少的一二斤。要是肉买的少,就想法多煮几碗自家麦子加工成的面疙瘩,将肉切得极细做成“码子”,母亲将“码子”均匀地分给我们姐弟五人,而她自己碗里,往往留得很少。母亲还时不时从她的碗中夹出一部分给我,讪讪地笑着说这是“娘痛满仔”。

那时的中秋节前后,农村里凡是定了亲的青年男女,男方都要接女方过来过节。此际也正是农村收割中稻“吃新米饭”的节点,老人们就时常戏谑青年男女们也该过过“尝新节”了。记得隔壁院子的一个姐姐,没读过几天书,去未来婆家过节回来后,大家问她“尝新”了没有,她却说“我就吃了二块半肉。”于是大家都笑她“二块半”,这一笑,直到如今。

儿时的中秋,月很圆,但月饼却不常有。在我的记忆中,十岁之前,只吃过三次月饼。一次是父亲在外面搞副业赚钱买的,一次是生产队分的,一次是在干爹家吃的。父亲买回来的月饼,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绿皮火车上卖的“化饼”,用油油的纸包着,两个一包,看起来很大,其实里面很酥,一个吃下去,灌上一杯水,肚子马上又空落落地。生产队分的月饼,平时在供销社的柜台上,我有见到过,菜碗口大一个,一面是白粉粉的面灰色,一面烤得焦黄,里边裹有核桃仁、杏仁、花生仁和青丝玫瑰等。而在干爹家吃的那个月饼,我至今记忆犹新。干爹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将我视为己出。干娘将平时得到的饼干、糖果之类的零食,统统收藏在一个装有石灰的坛子里,姐妹们平时是吃不到的,只有逢年过节我去他们家时,干娘才拿出来招待我。记得那年中秋,我大约七岁,干娘从石灰坛子中摸出一个月饼给我。许是因为存放时间太长,加之石灰有着干燥吸湿的作用,那个月饼硬得像铁块一样。我在啃食时,由于“霸道”,硬是活脱脱地掉了一颗门牙……

儿时的农村文化生活也相对贫乏,中秋前后,母亲要在如豆的煤油灯下“裱布壳子”准备我们过节的布鞋,父亲要和哥哥清理“搞副业”时备用的小物件,一到晚上,我只能和一群孩子们坐在院子里的石阶上,听二奶奶讲嫦娥奔月的故事,然后都一个个瞪大眼睛,寻找月亮上边哪个是飘香的桂花树,哪个是在做月饼的吴刚哥哥。找到那个可爱的小玉兔后,于是大家齐整整唱起儿歌:“两口子,排对子,排到娘屋里恰把子,恰起那副哈样子……”

丹桂飘香,又近中秋。

前几天,到居家附近的大超市里想买点月饼过节,发现月饼种类繁多,有蛋黄的、五仁的、豆沙馅的,不知买哪一种好,尝一口也已经没有四十年前的味道。

尤其是那种“崩掉牙”的老月饼,我再也寻它不见。

儿时最盼过中秋

中秋话月

刘超武

风从故乡来
带着桂花香
不曾沾酒
奇怪,我的眼睛
怎么会有微醺的迷离

围坐,状如满月
一口,一口
赏的是月亮
吃的是月饼
嚼的是生活
品的是情怀

我一直坚信
中秋的月亮
是中国的月亮

刘兰岚

中秋的味道在清风里吹拂
银月摁进夜的深邃与辽远
心如抽丝

梦系上了枝桠
天幕里举着蓝色遐想

悬一枚圆月
桂花与月饼的香便弥漫开来
满院子是,屋里也是

花与月的影子

揉进酒杯里,逐渐溶化
一杯,洒在地上是阴阳两牵挂
一杯,顺着唇齿间和舌尖的
余温
缓缓咽下

月圆的模样
像极了母亲
那般温柔与恬静

时光的年轮,刻在墙上
转了一圈又一圈
岁月染白了青丝
母亲看我的眼神,却始终如一

被乡愁折腾的
瘦成
一根肋骨

夜这杯咖啡
在慢慢变凉
我只是揣着
没喝……

中秋的月亮

月亮,在夜空凿一个洞(外一首)

剑君

月亮,在夜空
凿一个洞
我看到,一场雪

在故乡头上
纷纷扬扬

我举杯,发现
身上所有的白

是母亲昨夜缝下的
补丁

●一地月光

一地月光